



謝佳螢

(謝金魚)

×

歷史系九七級
文史作家・「故事」網站共同創辦人

我們不需要一百萬個歷史學家
只需要一百萬個對歷史有興趣的人

採訪／陳羿宏 圖／謝佳螢提供

謝佳螢，筆名謝金魚，自稱是「一流的吐槽家、二流的美食家、三流的小說家跟不入流的史學家」。從小喜愛歷史的她，毫無意外進入史學界，原以為會走上學者研究之路，幾經轉折後成為致力普及歷史知識的人。謝佳螢與其他夥伴共同創立「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網站，試圖打破歷史學習的方式、年齡與身分等框架，期望歷史知識能如空氣，自然而然被大眾吸收。「故事」現為臺灣最大的文史類網站，每月超過百萬次點閱。在謝佳螢眼中，推廣歷史不僅是探討真實或虛構，更是一種具有眾多可能與創新性的挑戰。

讀歷史系毫無意外，意外的是學到看待歷史的角度

小時候我很愛看歌仔戲、歷史電視劇，就連做性向測驗都偏向歷史，因此就讀歷史系，對我、對父母而言，是理所當然的事。由於我對中國史較感興趣，大學期間修了石萬壽老師的課（大家對他的印象多是臺灣史學者，但老師早期研究唐代邊境史），老師當時從內亞、中亞的視角切入去看唐代，並非從中原正統史觀著手，我覺得特別有趣，這對我影響蠻大。

其實我是個翹課翹到快被當掉的學生，但我的強項是「很會寫報告」！當時我在敦煌學的課程報告做了婢女契約書這個還沒什麼人關注的議題。這也成為我進清大研究所後，直到現在仍持續研究的主題。

我不太在意教科書寫什麼，因為更需要歷史教育的是成人

許多人離開學校後就不再接觸過歷史，但歷史很多時候

需要等到有點年紀，你才會去思考這件事的前因後果。它是一門成人的學問，也是一個需要深化、長遠紮根的運動。「故事」成立後，我們發現很多人其實對歷史知識、文化，以及自己生長的這片土地感興趣，會開始思考前因後果是否有脈絡可循。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持續經營的目標，讓歷史知識被當成一種習慣或嗜好來培養。我也期望「故事」的讀者不要只是學童，而是各年齡層的人，依據自己的需求了解各種歷史知識，不必拘泥於書籍或課堂上。

然而，就像你喜歡做麵包，你會去上烘焙課，但你應該很少看過對歷史有興趣的人，會回學校旁聽歷史課吧？知識普及是需要多方面的被看見，甚至需要某個契機。例如我有一位好朋友，她不覺得歷史有什麼用，直到某日她在誠品無意間看到八旗出版的富察總編演講，她覺得富察長得帥且講話很有魅力，當下買了很多本《興亡的世界史》回家閱讀，這讓我十分震驚與感嘆！

我們的教育總是強調成功，卻沒有教我們怎麼面對失敗

《崩壞國文》則是我另一種想法。我在成大與清大都擔任過助教，發現國立大學的學生，尤其是男生，常被教育「一定要成功！大學要好好讀書，才能有美好人生。」但卻沒有告訴他們，很多時候人生並不如所願，失敗時又該怎麼辦？

我希望讓高中到大學的年輕讀者理解：失敗是常態，但非絕境。《崩壞國文》的主角多是我們在課本讀到心懷天下的文人們：被降職時心情差，貶到異地吃不習慣心情更差；想找好友解悶沒有「Zm」，苦等好友回信的孤寂感；娶不到老婆，擔心絕後的焦慮感……透過還原這些文人的遭



▲ 謝佳瑩與「臺灣吧」共同創辦人蕭宇辰，兩人同為普及歷史知識的新媒體產業工作者（圖 / Tatler Taiwan 提供）

遇，讓歷史更貼近人性，「原來我的困境並不孤單，歷史上很多人都經歷過。」明白歌頌成功其實沒什麼，面對失敗才是人生真正需要學習的功課。

「思考」與「體驗」遠比灌輸知識重要

倘若上課不夠時間給學生思考、考試只用選擇題四選一；或討論女性統治者時，只PK武則天、凱薩琳大帝誰活比較長、誰掌權比較久，而不去了解她們如何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實踐自我，這樣的歷史教育方式是比较可惜的。

我覺得體驗這件事比灌輸知識更重要，例如帶學生去奇美博物館，讓他們接觸這些複製品，感受古代兵器的沉重，學生會有自己的感想，進而引發學習興趣。像是成大現在有「踏溯台南」，我就很欣賞這個概念，讓學生可以近身感受這片土地曾經發生過的故事。

大學歷史系一、二年級大班模式，我覺得老師給學生的方面是足夠的。但到大三、大四的時候，我建議可回歸小班模式，約三至五人一群，如此學生可增加對話與思考機會，並近距離得到老師的反饋。

歷史是一座礦山，研究人員是礦山的礦工。我想當一名銷售礦石的人，行銷方式可以很多元，但提供可信來歷，是我堅守的底線

歷史系學生占社會少數，這是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地的現實。但這群少數人是有機會可以影響大眾，只要我們做好基本素養：寫作。你不會寫作，再大的研究成果都無法清



▼ 故事



楚向世人說明。

歷史未必必要成為學問的領頭羊，但歷史可以與其他領域的知識共存。臺灣很多人對歷史感興趣但不太懂，只要這感興趣的市場夠大，便能養活一群研究人員。我們不需要一百萬個歷史學家，只需要一百萬個對歷史有興趣、且願意支持研究的人，去養活一百個歷史學家。

「我想做歷史學界的唐綺陽」並不是說我想要當一名網紅，而是我覺得歷史普及及有很多可能性，有人願意聽我們就願意講、有人願意看我們就寫。傳播方式不用限於某個文體或某種影片形式，商業廣告、服裝設計等，都可以是歷史傳播的途徑。

最近疫情帶動視訊與網路平台的發展，我個人覺得大學可以整合各種知識，建立一個巨大的網路平台，將知識分享給更多的人。對象不用限於高中畢業或大學本科生，也可以是高職生，甚至是家庭主婦、退休人員，或單純對某個知識感興趣的人，我們應該將所有人都看成知識的受體，不再用科系去框架每個人吸收知識的機會。